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

理學

元

明

兩浙名賢錄卷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許士奇稚正氏閱

理學

元共十二人

胡汲仲先生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潛心理學直窺性之微事至照如懸鏡儀居不動而以誠意御之雖紛糾無不立解以銓試第一授廸功郎歷官福寧倅宋亡退居永康山中

元初以賢才徵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尋轉台州路寧海主簿時浙東大侵明年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亦不敢問長孺雖儒者所至輙以吏幹稱然真心愛民慈祥溢於

法外每日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發摘如神明而善柔之民無不樂業者歷遷兩浙都轉鹽運使司丞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文公熹之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知涵養用敬為最切默證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心學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之於飲食方岳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至庠序敷繹經義環聽

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重與周產初無二本皆雖
羅與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
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煌煌要耀四裔
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
衡賁賁睹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屢
人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
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長孺曰精神
與死生初無相涉也至夜半喘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
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尾缶編南昌集塞

海漫抄、樂齋稿、行於世、

許白雲先生 子元附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無子、以仲兄曰宣之子爲嗣、卽謙也、謙天資高凝、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輙不忘、五歲就學、凝重如成人、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由是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矜耳議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議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殘岦肆克闢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議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嘗作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釋老之說靡不該貫洞究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一傳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其

後與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覲禮本不同者十餘三條而已性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裨維世教者不苟作也浙東憲府聞謙名辟以爲掾辭弗就會改廉訪使劉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宏偉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謙從東歸屏跡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襄楊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韓甚備、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
此義利所由分也、為學者師垂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
及門為恥、縉紳先生每就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
會通而為之折衷、莫不厭服、臺省監司、先後列其行義
於朝、郡以遺逸應詔、終不為動、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
事、齋居靜定、不出里閭者四十年、既老、尤艱痒、僦屋以
居、田不足以具饘粥、處之裕如、歲大祲、謙頻加瘠、或問
之、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類如
此、卒年六十八、諡文懿、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多

發先儒所未備。書輯傳蔡說，與蔡氏不必盡合。春秋有

温故管窺，觀史有治忽幾微，行於世。子元，從葉儀、范祖

幹學。

高皇帝初定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召之見，未至所觀還。

金陵驛召赴京，與語大悅，命為京學教授，官至祭酒。

程時叔先生 兄端禮附

程端學，字時叔，鄞人。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授仙居丞，未

上，尋改國子助教，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無論撰，為學

士虞伯生所推服。南宋屬四明學者多宗陸氏，惟黃東

教史蒙卿獨宗朱氏端學與其兄端禮師蒙卿得朱子明體適用之旨二端自為師友端禮色莊氣和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學方毅剛正一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在國學時假春秋在六籍中獨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以授來學

吳正傳先生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幼穎異不羣善記覽工詞章

弱冠因閱真西山讀書記慨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磨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格敬致知之說質於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詰問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歷官丞令皆卓有善政用大臣薦爲國子助教歷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黃溍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氏之學宋濂稱其緒餘施於郡邑足以利濟生民

是占其有用之學所著有易詩禮雜說春秋胡傳附翼戰國策校註徵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於家

戚朝陽先生

戚仲咸永康人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咸從許謙同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同門推爲高弟義[?]粗食淡克己勵行爲人所難不徇時尚而改其度嘗言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剏義[?]學延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西山王叔恭先生

王文煥一名子徵字叔恭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叔恭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山先生

韓明善先生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八世孫高祖膺胄始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

小戴禮作大義援筆立就文意蒼古老宿驚異及長博綜羣書尤明性理之學四方學者輻輳其門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爾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一善必爲之延譽及辯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田夫野叟至於童稚厮役咸

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爲辭皆不就務自韜晦縉紳大夫有事於越者必先造其廬得所論述卽以爲繩準天曆中門人李齊爲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時年七十有六賜謚莊節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邵春叟先生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景定甲子年甫十二卽領鄉薦爲書經魁旣赴南省不利歸益勵志明於理學至元戊寅郡庠延聘講書歷壽昌龍游教諭婺源晦庵書院山

長元初士子溺於詞章之習太嶠倡明理學以淑人心學者始知所趨嚮所著有四書講義若干卷

夏自然先生

夏希賢淳安人究明性理洞詣本原而會其極於象山慈湖之要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雖貧甚泰然自如有君子風學者稱之曰自然先生子清之大之溍之皆承家學

韓莊平仲裴先生

平韓字仲裴黃岩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孝

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詞華爲後有九書辯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刑書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巾和議稱葉封弟辯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陳則善先生

陳宏彥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諸父母若一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樓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日久豁然若有所見志於力行自號惺惺齋大抵言體

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七月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冠肅整、不知其有疾也、及革、求父扶之、曰宏彝願死父手、父問若死將何之、曰、如爐中火然、消則自無耳、遂歌宋子廉輿詩崑崙大無外一章、溘然而逝、年二十三、

明 共二十四人

葉景翰先生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學於白雲許謙、謙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焉、其語學者曰、

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奥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詠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王師下金華召儀爲五經師以老疾辭歸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等集與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

純孝范景先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受業許白雲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

惓惓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四方士夫嘗問安否爲斯文重輕戊戌　天兵下婺與葉儀以大學進尋辟爲咨議以親老辭李文忠時守嚴郡特加徹禮恒稱師而不字性孝至篤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若干卷藏於家

唐思誠先生

唐懷德字思誠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六

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薦訪副使暢篤將講淮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淮右咸請闕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儀能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唐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鍾隨叩而應濂推其博懷德曰徒傳陸澄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來上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鈎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退密傅伯厚先生

傅淳字伯厚鄞人世業儒父時以道學名淳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習業舉子試不利即取所業藁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正以濂洛諸儒之説以窮性命道德之奥讀易至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拱手立曰嗣乎休哉遂顏其室爲退密鄉人以退密先生稱之問學淳正不求人知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必參酌古今以對至老不廢書一夕讀周禮漏下三鼓不置侍者請閟淳曰吾樂此不知疲也既寢而逝所著有洪範敷

言性理兼說大學補略視志兼藏於家

倪汝新先生

倪復字汝新鄞人性端謹嚴毅少力學無間寒暑且勤劄記讀書不撏章摘句而窮索幽眇務得指歸嘗曰士生程朱後已幸有坦途矣更欲立門戶與抗邪故其說經談理止按先儒成法會而通之如辯大學親民參之金縢新逆及析周程主敬主靜之說非徒言也爲門人講易及正蒙諸書詞旨洞達聽者莫不悟解尤邃於鍾律辨析名數鑿鑿中理潛思默會超然獨得故見人輒

舉奧義不啻懸河之注也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
成目疾弟子束脩之饋不入私室盡以資弟檢身以禮
市肆優場不一履其足人嚴憚之或羣居談謔後至則
寂然無聲師道甚尊而善引進名士若通政余本塞理
學有聲此其一也所著有易繫辭解中庸解正蒙發微
皇極經世書通解鐘律通考閒居漫讀記東巢雜著壹
齋問答救災集議禘祫議見聞欄楯觀古錄畏庵存稿
藏於家

楓山章懋先生

章懋字德懋自號闇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讀異書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傳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踰月有 旨元宵張燈翰林賦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諫忤 旨杖於廷謫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托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遣擒之沙尤饑民嘯聚將爲變急發廩粟賑濟訖以無

事因歸葬感疾懼貽親憂滿考奏蘇遂疏乞致仕歸時年僅四十有一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如餘干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餉之無不飽者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弘治十二年召爲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應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明教化飭矩度勵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既得舉業儒而歸聞懋蒞監特往卒業焉正德元年應詔陳言

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不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未幾逆瑾枯權公卿多遭斥辱者人乃服懋先幾云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懋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龎朴郎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億逆也居常無甚異同及語道理談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手而應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成敗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會衣服飲食宫室器用隨寓而安凡

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侍從浦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食事辯贊之曰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闓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贊曰儒雅如黃木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情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暇之譽膺五福難羅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鸞湖不立異論之伯

壽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子孫皆美觀有子接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言行義公遺稿若干卷藏於家拯自有傳

賀醫閭先生 子士諤附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其先戍廣寧後也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肯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數日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

之甚謹。秦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

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誣爲不軌廢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藏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禍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訓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積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允辭。四年。逆璮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放逐。先發。聚衆縱火刼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姓諭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鎭城。當有人至。渠輩直拜跪求生。與毋殺人。已而鎭撫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勸衆復呼噪曰。賀黃門無誤語。又趣

覺欽里門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弟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淩漢鈞瑩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陽明王伯安先生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南吏部尚書守仁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日事案牘夜歸必然燈讀經史過勞苦得疾歸闢陽明洞與山人王文轅許璋輩靜坐為養生久之漸悟外求之非甲子聘考山東鄉試改兵部職方主事正德初逆瑾亂政守仁首抗疏論其罪狀瑾怒杖之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始至蓁莽蕀間夷狫相與伐木爲何陋軒玩易窩以居日夜端居默坐澄心內觀一夕忽大悟踊躍若狂以所記憶五經之言一一脗合遂卓然自信以致良

紙爲聖門秘旨體究日精益洞朗無礙四年起令廬陵是年瑾誅歷遷吏部主事日與士大夫孜孜問學有傑友執弟子禮者尋遷南鴻臚卿門人日進南贛賊起朝廷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力薦之拜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久蓄異謀結羣盜爲爪牙四出摽掠聚衆至數十萬諸撫臣相視莫敢誰何守仁至贛日夜練兵教射名討洞賊實以備濠因自請提督軍務得便宜行事王瓊素奇守仁以爲不如是不辦請上即與守仁兵符改提督由是進攻橫水左溪桶岡浰

頭諸洞負悉平之軍威大振班師至贛開書院日進諸生講學不輟又設社學立保甲弦誦之聲徧於嶺北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守仁宸濠反狀守仁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兵則已大集矣郎傳

偽爲宸濠賊遣人寄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賊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守仁遂進兵攻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冗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急攻大破之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巧言讒譖百計欲去守仁是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忌守仁不敢發守仁孫機曲筭內戢凶佞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既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録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賜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之不使至京壬午丁外艱居越六年竟不召門方從遊之士輻輳於稽山所在官刹幾滿時論益咉然詆爲僞學亦不顧

帝誕諸生日不悉言諭唯悉以身諭岑猛之叛兩廣舉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蘇盧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守仁以代姚鏌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懲遣歸農刻石勒銘以示後人乃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

文襄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已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嚴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併守仁功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而已隆慶改元廷臣以請乃追贈新建侯賜祭葬諡文成給券世襲萬曆甲申採廷議祀孔廟守仁天資超絕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至平生無一時一念不在於學雖軍旅劻勷中每與諸生相對笑談指揮不動聲色經歷危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

生死故晚年時時舉以示人曰吾此學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豈可易說或言以守仁氣節文章政事勳業足蓋一世只除卻講學一節便是完人守仁答曰某但願從事講學不顧其他人謂守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國朝理學諸臣無出其右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行於世鄭端簡曉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朋讒說易行媢心稱

快朋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將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宜德業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俞本素先生

俞翰字本素越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歲時有閩寇翰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年方二十有

七獄觀甚備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晚學頗易之繪不校益自奮不數載薦於鄉為養就欽訓導時郡有閻經歷者薛文清公高弟也名禹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繪日與講明正學陳督學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繪雅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識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於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教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闢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者開化之事士人習文公家禮邑

俗大變致政家居者四十年未嘗苟出謁闕以讀法乞言一至郡城老少男婦爭聚觀之莫不額手致敬曰會先生會先生其爲舉子時赴禮部試貸蒲令同邑馮公十金繪官敘府馮公下世矣遣金還其子珽珽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珽乃受官肆司教同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章疏以言被謫繪在歙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於家邦至死無瑕纍云

敬齋鄭孔明先生

鄭侃字孔明世家常山之象湖三歲喪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書治舉子業文理粲然二十爲郡士弟子員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濬軒之門求踐履實學乃復見吳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自日驗於身心徐得開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虎之上日取諸儒論

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靡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罪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儒若蘭谿章楓山歸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相與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十餘萬言惜以燬燼其所存者僅十之一云伉執喪極哀嗣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着實地上做要非所謂瑣屑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所述子蓋有得於康齋者學者稱之曰敬齋先生

梓溪舒國裳先生

舒芬字國裳其先爲東陽人自東陽三遷至梓溪學者稱爲梓溪先生以詩經領正德丁卯鄉薦明年卒業南宫。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爲中興之聖因著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一時深於理學者無不推服焉丁丑中會試第十一名廷對御賜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疏乞終養不許時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譬道東廵祀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蘇杭復泝江漢登

太嶽且還中土祭處先是宸濠又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等爲內應而帝星又明於江漢間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以爲天下之事不可爲矣芬乃慷慨首議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跡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之自壞又邀夏

考功良勝、萬儀制朝、陳太常九門、至邸中、酌以酒贊之日、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郎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於午門外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維卜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死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探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市泊副提舉卽裹瘡就道或勸俟瘥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藉死而復蘇相傳爲野祭既至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未幾宸濠果反芬時以外艱歸而鄉多宸濠餘黨抄掠未已有請避之者芬泣曰父柩在堂避將焉往堅卧苫塊間不爲動辛巳夏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詔寘謫者皆詔起復官翰林陞俸一級三年乞致仕以

便就養、頭四上、不允、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將　世宗
欲尊　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命下羣臣議、芬執議謂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
率翰林痛哭於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奪俸三月、
明年以內艱歸、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
五卷、六官圖釋一卷、闢偽一卷、既乃校定正經六卷、總
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未幾以微疾卒、芬幼即以
聖賢自期、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嘗悼異學之謬曰、是
大亂真而善惑人者也、空言辨之、無如修其本以勝之

因取屬于聖學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而力行之曰此可以溯洙泗之源矣嘗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又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之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戾已甚朱子不一正之何也五經嘗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功於聖門而周禮尤為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不能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

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凊定省出於誠篤比列侍從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至於以犯顏諍君爲悅親之實以不媿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凡宗社大計如諫南巡之類綱常大禮如議大禮之類勤勤懇懇必要諸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通籍十年義氣激發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心死生利害之念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人曰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

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者君疾中矩度毫髮不踰歸終沐浴自告於廟入室少坐曰此非處也即徐步至廳自整衣冠端嚴不動長子泣問疾不荅問家事不荅覽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太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披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進爲歉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僅四十有四葬於新建梟山之原

黄宗賢先生

黄綰字宗賢黃巖人幼承祖蔭弱冠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横渠論蔭襲語遂弃舉子業師謝文肅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以母命强出仕授後軍都事三販乞養歸與王陽明湛甘泉二先生訂終身盟講明絶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家居幾十年嘉靖改元詔徵遺逸以薦起爲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 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綰特疏諫而寢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

與時王陽明江右功成忌者議奪縮功疏辨之乃明陞
大理少卿選入翰林改少詹兼侍講學士充講官 上
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闢弘功大
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晉南京禮部右侍郎晉
督撫江事未幾轉左適大同倡亂奉勅往撫討擒首惡
豪玉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人遂靖明年乙未知貢舉
甫竣事以憂去服闋時有安南之亂起爲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啓行
閣朝指權相贓私遂撝令閒住歸抵家遷居孝屏山中

杜門謝客布衣草屨超然於塵壒之表講學者爭灑

事之切劘討論終夕不倦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

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卒年七十

有五

周以善先生

周積字以善號二峯天性篤誠潛心理學專務實踐動

準古人蚤師章楓山繼受易於蔡虛齋舉鄉薦師王陽

明其友王龍谿敘其文集曰君子之學貫於聞道君

於楓山得其賾於虛齋得其博於先師得立誠之旨多

所發明可謂信道有聞者也嘗讀易管見啓蒙錄山中目錄圖說二峯摘葉諸集歷南安推官沅州知州皆有惠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仕至長史

應天彝先生

應典字天彝性沉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輿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偃居應良貴岩貴綿邈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受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常百餘人尋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病目無見復引疾歸養前

患目針灸忽明人謂孝感朝紳參論薦不赴自稱為耋

啓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徐日仁先生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郎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薦遇文成自龍場歸論學稽山愛深拜之遂執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為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痛快如醉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

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喜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愛求請告歸方

與諸門人謀腴膏上之田，以待其歸，而竟以疾終矣，年財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採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峯山，而子孫微矣。

龍溪王汝中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溪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畿首往

受業焉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顧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焚傳歸卒業於師門文成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唯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官學者咸集都門子盍往爲我曰諾抵都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人覲諸同志爭迎徵與相辯證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

見不數數於時格藏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闕部大臣多不喜學譏師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緒山分教之而畿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

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攻成將

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是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是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徐徐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

敎法緒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敎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緒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敎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證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至洪都鄒東郭盤本澍南野率門人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孫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要體性漸相與質之實

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畿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從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

爲父母在，麻衣布絰不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

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

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

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

祭畢，分席講堂，各呈所見，以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桂

溪言議選官僚，其婿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桂

溪曰吾亦聞之但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幾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覦吾為何如人遂大恨繼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為偽學而罷薦首都給事戚賢官畿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竟以大察去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嘗曰吾百念已灰而

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游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喪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借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

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周元峯先生

周任衢之江山人與弟積師事章文懿公講明理學潛心體究登弘治乙丑進士預修　孝廟實錄時逆瑾用事謗以殊權不聽乃補莆田縣令陞刑部主事　武宗南巡陛震以直諫下獄抗疏杖之後出守梧州地方多事以勞瘁致疾卒於官其平生師友盡一時名賢如王陽明湛甘泉魏莊渠講明理學務求真是直欲追古聖賢而後已有元峯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季明德先生

季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於鄉，尋丁父母憂，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究其顛末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濫，懼學者騖於空虛，則欲身挽其弊，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王文成未發之旨，歷仕與處，從游者數百人，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因為龍惕說以反之，大旨以

識會心以體之驚惕而主變化驗心之主宰常惺其要歸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罔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爲動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爲御史以言事謫升沅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略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歸歸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卒之年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學學知平時其爲人表裏洞達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麓

日景賢又買田若干畝以供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齋
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
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順易學四同凡百二
十卷藏祠中

從吾董子濤先生

董澐字子濤號蘿石鹽官人以能詩名海內與其鄉之
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
俗共非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比游會稽時年
六十有八矣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訪之入門長揖躋上坐文成異其氣宇且年老矣禮數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若木偶人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

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矜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人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先面而後爲禮乎辭不獲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謁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纔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文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敬

師學問之事、今翁以能詩詞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文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自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遍

耜之逐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聾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切悶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濮陽太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於世穀自有傳

甌東項遷之先生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其學以實行為主而輔以理義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已而博極經史融液理奧不主一家嘗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敢忽

不嘗於心雖大儒所言世之最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爲必嘗於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向慕甚遠惝惝慥慥動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鄉黨親族之間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以進士官郎署出爲撫廬河間三郡旣擢湖廣按察副使以詿誤例謫州郡稍起遷舊復以誣搆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素爲同郡張文忠相公所知試進士數欲推轂不應以故不得上嚮者遇庶吉士避不赴者

部寮以南北散要爲輕重始除主事即得南京工部比
調北會舉主事改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
吏部考功三弊乃免饋益感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
郡王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移書相勞苦
蔵答忠亮不一及巳私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濡
邇至於莅政臨民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筭起
廢蓏蠹雖要途名人不避所至以文學飭治務與士民
相休息而一以實心煦嫗之跡其治行即在漢世循吏
傳中巳爲稀闊罕見世之應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

請條邊不暇或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張饗望郡枝棋矜飭競勝嗜進不遑孰甘黯闇人後耶以喬劉之修習卽無定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歷又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十人如林塘奧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横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喬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爲低昂明與薛吳之後絕學復倡至白沙

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苟無先入、皆有窺覬希獨躡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為黨援、即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視人以立門戶、至與同志者論議稍異、必往復辨析弗明弗止、自儒生以至顯貴、自平居以至行旅、未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為措之行、則亦可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是所行者皆億中也、故其視天下無一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為之時、凡眾之所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感其心、而固其意蓋自考其學者有在也、卒年六十、學者稱為隴東先生、

李庚臺先生

李珙字庚臺永康人由歲貢授東鄉訓導陞淑浦教諭嘉靖乙丑詔擧異材以風聲吏當道薦珙擢大理評事珙蚤有志理學徒步見陽明先生於越先生授以致良知之訣珙悟偶居精思盡得其旨於是同門錢緒山王龍溪輩推重之在東鄉當道聘主豫章書院教事及淑浦日與同志訂會所至發明師訓聽從者衆平居不事生業病之日惟曰只此見在良知吾今累都受用性命皆了古所謂得正而斃者珙之謂與所著有質疑稿若

千卷、

一山王體仁先生

王愛字體仁秀水人父朴為徐聞令有德政年五十始舉體仁因名之曰愛愛羹墻父訓以聖賢自期已而聞一菴唐先生講學茗中負笈從之遊得聞討真心之說已又受業於王龍溪先生盡聞王文成致良知之旨愛往來吳越間以兩先生言相印可益悟良知不落情識即是真心一落情識即非真心兩家互相發明初無抵牾自是學益有進癸丑舉於鄉凡五上南宮輒不售愛

不爲動好言學如諸生時公車往來益徧交海內諸名
流相與推明師說已未舉進士場中得其文驚歎以爲
陸子靜之流請教職將行所聞以淑後進得順天府學
日夕與諸生講究以身示之鵠貽墨屢經都人士瞿然
顧化時稱人師未幾遷國子監丞陶鑄六館如所以教
京兆者擢刑部山西司主事以遷葬得請歸遂不復出
歸凡十年好學不倦時與吳越兩先生及諸同志研討
日益精嘗語學者曰學以自檢檢人則監學以容人自
容則舛君子以爲名言堂中戀八戒以自警守徐闇故

家室不益椽田不拓畔蕭然寒素卽饘粥不給晏如也至於急人之難慷慨赴義又奮身不辭上虞同門生徐學詩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不能爲子娶婦爰傾橐中百金以完其婚他行多類是性朗豁溫夷絕無城府人遇之者如坐春風中及卒神色不亂顧謂諸子曰我生平無善狀惟於此學稍有窺見庶幾得全歸以無負爾祖命名之意從容詠黃鶴詩而逝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一山先生

東山張仲衡先生

袁時宜字仲衡先世爲寧波人宣德間名洪者爲鶴慶司理貧不能歸遂占籍劍川之上和村時宜幼穎敏善屬文弱冠廩於學宮嘉靖壬辰升入太學時監丞傅士閱其文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上等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番府學教授時宜以師傳自重以講學明道爲業諸生有志率循者盡革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在職數年惓惓以古道教士行冠禮以化椎髻倡學田以贍貧士人多從之時宜爲人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

之時宜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易也竟不能奪監司諸大夫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之丁內艱歸服闋補江西建昌教授郡本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時宜益砥礪勉修職業多士觀感為之丕變數月之內即駸駸乎有鄒魯風郡人羅汝芳倡明道學與時宜周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官待聽肆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扇忽墜地終講竟不敢拾

取其爲僚友敬憚如此一月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旬遂致其事而歸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者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於鶴之孝廉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閭里過者起敬滇之有歌自時宜始道達鄉中老少諭以孝弟忠信俗爲之化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於時宜時宜召而諭之其人慙服有誤犯者悔曰切莫聞於張先生吏民爲盗時宜挺身諭之盗跪弓於地稽首謝而去卒年七十有六所著有淮園子東

山師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於世學者稱爲東山先生

徐仲章先生

徐䄵字仲章蘭谿人性英敏年十二爲邑諸生初慕左暨史漢古文辭所排纘逼真名家既而悔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顧顓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范有章楓山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争攻爲異端䄵獨幽探密証深睹其旨手傳習錄爲贊稱說以自趣廸人常恨不得親炙受業門墻稱私淑焉時尊新建者又

高步峻談多遺行而袍内事父母志物咸備事伯兄友愛二弟即古三荆二方不啻也日取家禮及諸典章儀制令其族人習行之又序之譜以別其嫌申之禮以文其陋族於是有彬彬敬讓之風年未三十應貢更以讓其次者憐其貧也時華亭徐文貞督學兩浙標其行爲士林鵠甲午領鄉薦未幾卒袍早歲以文雄意不可一世及潜心聖學剷落文采一意力行内外純白如夜光之在璞或爲琬琰或爲瑚璉即良工對之無得而名恒與門弟子言曰所謂儒學者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

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學者奉爲格訓以子用光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以孫學聚貴晉贈通奉大夫福建右布政使所著有讀餘錄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各若干卷行於世

金汝白先生

金賁亨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横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

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當留曹谿告時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

伊川二先生在坐責亨請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illegible]也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鈍[illegible]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illegible][illegible]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illegible][illegible]真趣日融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

洒然氷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
者已飽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不
為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
言以激發人意惻如也在椽舉行四禮序大儀之冒祀
鄉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
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關道南書院
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
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
為學次第所以開發啟迪之者甚其懇切士人多所興

直而背其不久也。實躬敦莊孝友，自筮仕以至歸老，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母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遺緒，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說，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蓋、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

東白先生應德夫璋

應璋字德夫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眞實心地刻苦工夫璋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後膺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壽邑縣源教諭正己率人人皆樂從致仕年九十卒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尙書要略若干卷

陸元靜先生

陸澄字元靜歸安人始謁文成於留都月一至已益親後請掃庾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日棄點自

持慷慨自以爲不足也其記文成語首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專於學文成曰此恐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而云然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乎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雖日談道德仁義亦直功利之事況乎史詩文之類乎願一洗俗見還復初志當有然融解矣其後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制志於是則

術家所謂神住氣住亦在其中矣素宋儒表周程諸書也一體之心當無所不至苟可以長生久視者亦何諱以示人如老子彭鏗之徒乃其稟賦實然非可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皆從學中祖述以爲師者僞妄實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亦必有所指矣蓋但當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要精神靡歲月爲也文成於澹最屬意誦曰仁淺吾道益孤致堅元靜者不茲澹熱然衰驗與眼翻微於禮文成爲養其炎熱位至尚書郎

一菴唐子正先生

唐樞字子正歸安人自為諸生時即有意聖賢之學及舉於鄉卒業南雍遂師事南湛澤民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即以建言削籍歸閉門講學信從者眾時慕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讀先生書隨處體認天理王先生稱致良知德乃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言為的嘗詔學者曰夫真心者即真廷之所謂道心也日討學問思辨行之功即真廷之所謂精一也嘗處體認天理其旨識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

知其幾約矣而學者孜求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端不待外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即所謂體認天理與致良知之說渾然合一如月落萬川而萬川皆月以一月攝之澄湛圓明照徹天地千古而上有聖人焉以真心質之而無疑千古而下有聖人焉以真心俟之而不悖所謂堯舜之心至今在者此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者此也蓋總合下識得此心一念合真即是天命之性但於探討處得親切之味則六經皆我註脚故於宇內名理靡不窺念念合真即是率性之道但於

經緯處見拓得盡則萬物皆我一體救於國家機務
不辭又以討真心工夫不必外求只在當身不必遠騖
只於日用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
居飲食之節靡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二集讀
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已學者稱爲一菴先生

張子藎先生

元忭字子藎其先蜀之綿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
徙之山陰代有聞父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
僕[illegible]忭生而魁岸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矣口談時

與得失人物臧否太僕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以諫死作遣爲詠詞慷慨泣下沾襟太僕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之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歎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挈身擁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

籍越後馳如趙緩及門血積纔滿踰天下闡而哀之庚
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
修撰忭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廪廪期有以自樹
日索筆守官下覽羅金匱窓典而研究之隆慶改元疏
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候竟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忭曰若曹是近　皇位
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勿邪管蘊非人乎乃取中鑑錄自
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
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壽克經筵講官、旣入侍
金華、退而歎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偃俯受講、臣風勸
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進、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
心待對、期有所感孚焉、 神宗皇帝御曆、單恩時侍郎
顯白太僕寃狀、請以恩及己者、移太僕冠服至是、復申
前請、忤 旨、格不行、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
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
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殁、願以身

代父報國而卒且徽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饑饉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怍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剿竊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來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袪世儒之惑特標端介絕不喜媕婀事人然坦焉蹈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居喪毀瘠。祭葬悉遵古禮。撫異母弟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忭之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舂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作山陰縣志。未竟。忭續成之。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袞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陳愚菴先生子植槐附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父荆獻傳洽端方從王文成游以貢司訓崑山善幼穎異從父游文成門文成以任道器許之稍長即潛心性命之學弱冠成進士三令岩邑擢宗伯郎督學滇越梓經史嚴課程崇行誼士蒸蒸向風所至爼豆之仕至雲南左布政使所止採金貢象諸大役雖寸札通政府當大計纔上規勸數十言而已當路多其抗直未六十引年獲予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主教賦性端愫步中規矩危坐終日無疾言遽色家範

壁肅庭屏悉書古人嘉言懿行可以爲子弟法者冠婚喪祭悉遵古禮衣粗食糲而性樂施閭里族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壬午民亂縱焚官舍十餘其九獨相戒曰毋入後市街驚陳布政其爭重於時如此纂修杭州府志子范槐太學生端介有父風孝友尚義父歿二十年私君不釋衰絰竟以遷葬哀毀卒所著有自儆新編藏於家

敬菴許孟中先生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少負大志既領鄉薦復從唐一

菴先生講聖賢之學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虞衡主事調考功在南都三年日與諸同志講明正學學者多從之未幾調北考功而胡所選郎汝楨者自附講學時引孚遠款語先是選君嚴重不輕與後進交一談胡獨乃爾諸僚皆驚以爲必議流品各使人窺覘無所得謫者爲之側目會冢宰楊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諸講學者亦少橫臺諫俱爲之羽翼閭巷宣傳謂將盡易置諸大臣襄毅心憤之比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孚遠不平因移病歸

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予遠考功郎出為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跋海上助為聲勢予遠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為要務即身督二軍薄賊壘二魁大懼予遠卒使人諭降之使縛倭寇以自效又建善後十二策遂安堵以功移閩臬銜者復忌之以閩察謫兩淮運司判官予遠拂衣歸將遂終隱為啓建後學計因往見一庵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狂也則不可耳今

汝雖晉捷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乎遠遜之官三年徵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未幾丁內艱服闋補北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銜者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機天下從風而靡乎遠悠然自如不少屈銜者益恨之而南昌之命下矣乎遠明於經濟之大體沉細有斷事至必究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其守南昌也務廉[illegible]而敦尚教化雖簿書旁午不廢講學二年以特薦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三年擢應天府

丞請築當塗隄饒褒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材以滇事被逮孚遠與李同年且以講學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爲南道所彈詔降二級調外歸會父死服終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挾請封貢兵部議許之而未定也孚遠以爲不可比至鎭密募死士往偵而躬練兵儲糗以俟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殺狀遂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許封貢以啓小夷輕中國心朝議題之卒罷封貢而倭患得息者用

守遠中黨也鎮問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兵部右侍郎時倭尚未平以守遠得要領遂改北兵左守遠在南都以閒暇日事講學與楊禮部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至是外計復借講學造蜚謀去之守遠遂決意歸五請始得允既歸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槖惟孜孜以講學爲務於近世學者獨服膺陽明然所講非良知派也講學者多黨守遠獨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守遠雅重之及以事囑則謝不與交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戊

閫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孚遠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孚遠近之矣生平質直不藻飾、之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終